



zhongguo zhengqi
dongwu qushi congshu
中国传奇动物故事丛书



金猴脱险

红猫熊

小小鹦鹉

牛奶喂大的狗

挂绳带的牛铃

黑耳朵尖

两面山猴事

白鸟哥

我和勾勾鸡

金猴脱险

● 梁 泊 著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HUBEI SHONIAN ERTONG CHUBANSHE



zhōngguó zhèngjí dōngwù
gǔshí cāngshù

中国野生动物故事丛书

金猴 脱险

● 梁泊 著

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 BEI SHAO NIAN CHU BAN SHE



目 录

金猴脱险 / 1

红猫熊 / 13

小小駒鷮 / 27

狼奶喂大的狗 / 40

挂绸带的牛羚 / 57

黑耳朵尖 / 74

两面山轶事 / 84

白乌鸦 / 96

我和勾勾鸡 / 108





J · H · T · X

金猴脱险

太白山，多么有诗情画意的名字啊！

它在秦岭的西段，紧挨着汉江，是陕西西南部的一座高峰。山上层峦叠翠，鸟语花香，不独栖息着金丝猴，还有熊猫、金毛扭角羚、锦鸡……那儿是个神秘的地方。

我很想到太白山去走走，可爷爷偏不肯带我去，总说道路崎岖，路远难行，怕我拖后腿。爷爷是个老药农。他一年四季，走遍这儿的山山水水。山里的药材，没有一样他不认识的。

我家住在深沟，从深沟进太白山，大约要走两天路。我们屯子只有十几户人家，家家都采药、打猎兼种田。到了冬天，每家都要储备充足的粮食和肉。

大概是爷爷猜中了我的心思——要进山去耍耍威风，摆弄摆弄爸爸从咸阳城里给我买来的猎枪，才不准我进山的吧！

幸好，我12岁那年秋天，来了一个机遇。从县城里



来了一位采购员，他找到爷爷，说：“秦大伯！您得进山跑一趟了！”

“缺什么货？”爷爷问。

“乌头和猪苓，眼下咱们已经没有库存了。”

“要多少？”

采购员说：“越多越好！”

“啥时候交货？”

“随到随收，干的湿的都行！”

于是，爷爷当晚就搬出了大笼屉，蒸起馍馍来。还在坛子里摸出几块腌肉，一堆腌萝卜，直到傍晚，还在石头上磨柴刀、镐头。

“爷爷！这么多东西，您背不了！”我搭讪着说。

“我有扁担、挑着省劲儿！”爷爷捋着胡子，对我诡秘地笑了笑。

“山上的路不好走！”

“走走歇歇，到处都有药材！”

“您一个人走路，我不放心！”我又说。

爷爷笑了：“我身子骨还结实着哪！”

我还说啥呢？句话都被爷爷不软不硬地堵了回来。看来，姜还是老的辣，我的小脑袋瓜就是斗不过爷爷的老脑袋瓜呀！

完了。这一回，想随爷爷进山又没门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爷爷把东西装进篓筐，挂在肩上，准备走了。他走出院门，又回过头来：“我说二宝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该上路了！”老头儿笑了。



这真是喜从天降。我高兴地抓起一个篓筐追了出来：“爷爷您真坏！”

“你呀！真是个小笨蛋，我蒸那么多馍馍干啥？”

“我以为你要去一两个月哩！”

“真糊涂！过一两个月，漫天大雪，我去喝西北风吗？”

哈哈！哈哈！我和爷爷的笑声，撒满山间的小路，飘向远方。

二

山中的小路弯弯曲曲，时隐时现。

因为爷爷要挖猪苓和乌头，尽管路边还有很多其他草药，他连看也没看一眼。要挖的两种药，要进深山老林才有，所以，我们一直在走路。

山里的景致是非常美的，时值金秋，正是万树结籽的时候。看哪！柿子沉甸甸的，山楂红艳艳，栗子满枝头，葡萄一串串……

松鼠、刺猬，还有野鼠和狐狸，都忙着采集食物，准备贮藏起来。此时此刻，它们一点儿也不怕人，只是偶尔停下来瞧一眼，接着又去干自己的事情了。一只黑熊站在山杨树下。转来扭去地掠食猕猴桃，果实的汁液溅了它满脸。



黑熊 又称狗熊、黑瞎子，体毛黑色，颈下有月牙形白斑。杂食，有冬眠习惯。



猕猴 一种最常见的猴子，调皮好动，体毛棕灰色。动物园里一般都有猕猴。



“歇歇脚吧！我去沟里弄点水来！”爷爷提议。

“好吧！”我答应了。

爷爷提着水葫芦走了。我坐在土埂上，眼望着四周。突然，传来一阵“沙沙”的响声，大概是起风了。看看天气，风和日丽，树梢儿连动也不动，哪里有什么风呀！

“怪啦！啥家伙弄出这么大的声响呢！”我注视着树梢响动的地方。出于好奇，我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。

刺溜——我摔了一跤。低头看去，嗨！我踩上了一摊猴尿，这猴尿还是新鲜的。难道，刚才那“沙沙”声是猴子走路？

继续往前进，果然证实了这一点，树林里有枯枝、落叶，还有被摇动下来的野果，夹杂着猴尿猴尿，猴尿臭烘烘，猴尿很臊。

事情很清楚了，猴群刚从这里过去。是猕猴呢？还是金丝猴？这我可拿不准。早就听说，太白山里有一种金丝猴，是稀世之宝，我只看过一次它的皮，从未见过活的金丝猴。

我心想：“这是个机会，追上去看看！”但是，茂密的大森林里，有各种各样的野兽，我可不能麻痹，应该把猎枪背上。

循着猴子留下的痕迹，我摸索着前进。果然，在一片乱灌木丛中，看见了几只像小黄狗似的野兽，它们昂着头，耳朵竖着，趴伏着。

“豺狗子！”我停住了脚步。

大概这群豺狗子吃饱了肚子，向我注视片刻，懒洋洋地动了一下，却没有挪地方。

我的脚步变轻了，继续寻找金丝猴。猴群在哪儿呢？



怎么跑得这样快。如果再继续下去，恐怕会迷路啦！爷爷打水回来，也要着急哩！

“回去吧！”我盘算着。

就在这时，我听见了一声猴啼，这声音离得很近，我静立片刻，循声望去，啊！在不远处的野梨树上，终于看到了几条黄影子。

“金丝猴——真是金丝猴吗！”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。

我想再靠近一些，看个清楚，突然，一只大手拍在我的肩上。

原来是爷爷。

三

大约有 20 多只金丝猴，集在 10 多棵树上，正在歇息。只见成年的公猴睡在一起。母猴和吃奶的小猴崽子睡在一起，小猴和小猴睡在一起。有一只身体魁伟的金毛大猴，睡在猴群的外围。它准是猴王。

它们的睡法各异，有的背靠树干，有的抓住树枝正襟危坐，有的两爪抱头，枕膝弓背，还有的垂着长尾巴，不依不靠，端坐在树枝上。好一幅金丝猴的酣意图呀！

豺 狗：犬科动物，外形介于狼与狗之间，毛色棕黄或棕红色。有的地方也称胡狼、红狼。现为国家保护动物。





土坎上有棵栗子树，一只猴妈妈睡着了，可它的猴崽子却偷偷溜开，往树尖上爬，去摘大栗果，一边乜视猴妈妈的动静，一边得意地眨着小眼睛。

“走吧！别惊动了它们！”爷爷低声对我说。

“再看一会儿不行吗？”我有些不情愿。

爷爷用手指着猴群说：“猴子睡得多香啊！”

“我还没看清它的脸呢！”

“等你看到它的脸，我们要耽误路程了！”

可就在这时候，我发现了一只锦鸡，拖着大长尾巴，“咯咯”叫着，从林中飞过。再举首望去，坏了，有一只巨大的鹰，在空中盘旋，它一准发现了目标，越飞越低，转了几圈之后，那巨大的翅膀，都快擦到树梢了。

“不好！”爷爷神色有些紧张。

我也仿佛明白了：“老鹰盯上了小猴。”

巨鹰的翅膀轻而无风，猴子们丝毫也没有察觉这位从空中逼近的敌人。树尖上的小猴好像全不懂这些，还用眼盯着巨鹰，感到好玩哩！

巨鹰也在玩花招，它在树冠上急掠而过，从远处画了几个圆弧，加快速度扑来。翅膀下的风，使树枝摇晃，“劈啪”作响。

“咯咯咯——”金毛大猴连声大叫。

我猜，这大概是一声命令：“快逃呀！这儿有危险！”猴群尖叫着，跟在大猴身后跃身而去，远处传来树枝的折裂声。

树尖上的小猴惊慌失措起来，想往附近的树上窜，可距离太远，想退下来投奔母猴，又有点手忙脚乱。猴妈妈往树上攀，只差一步，那巨鹰如闪电一样掠过，稳稳



抓住小猴的颈毛，飞起来了。

“爷爷快救小猴！”我喊着。

爷爷一声没吭，从我肩上拿过猎枪，“噔噔”几步，登上坎顶，把枪托在肩胛上，眯着眼睛，瞄了又瞄。

巨鹰飞着，小猴尖叫着。

“快点呀！爷爷——”我差点哭出声来了。

“叭——”的一声响，划破了山林的寂静。

那巨鹰歪了一下身子，小猴从它的爪子底下，好像一个黄色的球，飘飘悠悠地落下地来。

我拔腿就跑，翻过一道山脊，在一片长满荒草的平地上，找到了小猴。

它受伤了，颈部的毛被血染红了。

四

可怜的小猴，它大概还不到一岁，瞪着两只溜圆的小眼睛。它真好看，有两个蓝眼圈，形成“∞”字形，一个蓝嘴巴，中间还嵌着个朝天的鼻子。

“给它包扎一下！”爷爷从腰带上扯下一块布。

我找到一棵榆树，剥下两条黄色的榆皮。爷爷的褡裢里有止血的鱼骨粉。



金丝猴：又称仰鼻猴。体长约70厘米，尾比身体稍长。背肩部有发亮的金红色长毛，由此得名。脸部蓝色，鼻孔上仰。世界上共有4种金丝猴。其中的3种分布于我国，即普通金丝猴、滇金丝猴和黔金丝猴。所有种类的金丝猴都很珍贵，受到严格的保护。



我细心地给它包扎起来。

这时的树林静悄悄的，眼望四周，根本就找不到猴群的影子了。

“爷爷！把它怎么办呢？”我很喜欢这只猴崽子，但还是故意征求爷爷的意见。

“放到树杈上吧！母猴会来找它的！”爷爷板着脸说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什么？”

“母猴没来之前，小猴就没命了！”

爷爷笑了：“你说怎么办？”

“咱们先带上它！”

“你带不了多久的！”爷爷摇了摇头。

这一点，我不相信。小猴在我身边，母猴会有什么办法呢。不管爷爷怎么说，我还不相信。骑驴看唱本——走着瞧吧！我把小猴带在了身边。

我用绳索套住小猴的脖子，把它装进背篓中，又随爷爷上路了。今天，加了这样一段小插曲，把路程耽误了，据爷爷说，傍晚只能住在牛角尖了。

小猴淘气极了，它在背篓中摇来晃去，突然爬上了我的肩膀，抓下我的头巾，用爪子拨拉我的头发，捉起虱子来了。

我根本就没有虱子，认为它拨拉几下，找不到东西，就会停下来。可它一直没有停，一会儿掐个啥东西，一会儿把头皮放在嘴里咬着。

“淘气！”我捅它一下，它就从肩膀跳上头顶，端坐着，直到飞来一只蓝色的大蝴蝶，它才站起来，被我一把按进篓里。



“吱吱——”小猴不情愿地叫着。

小路像长蛇，在山中爬着。它是猎人和野兽踩成的路，很久没有人走了，灌木和野蒿封住了路面，兽粪星星点点，偶尔可以看见甲虫、大黄蚂蚁爬过。

走啊！走！路没有尽头。山更陡了，路更窄了。我走得气喘吁吁的，难怪爷爷说，小孩进大山是负担，爷爷说的也不无道理。

大概爷爷看出了这一点，他回过头来说：“再挺一会儿，翻过山脊，就有个窝棚。”

爷爷的窝棚可真多，他常年在大山里挖药，每走一个地方，都要搭个窝棚住宿，人走了也不拆，等下一次来时再住。进山的猎人和其他的过路者也住。

“爷爷！离这儿远吗？”我问。

爷爷指着山窝中一片黑黝黝的大树林子说：“就在那儿。不过二三里了！”

这间窝棚盖得不错，是半永久性的，有窗子有门，房顶披着茅草，雨水一点也不漏，室内很干燥。爷爷打开虚掩着的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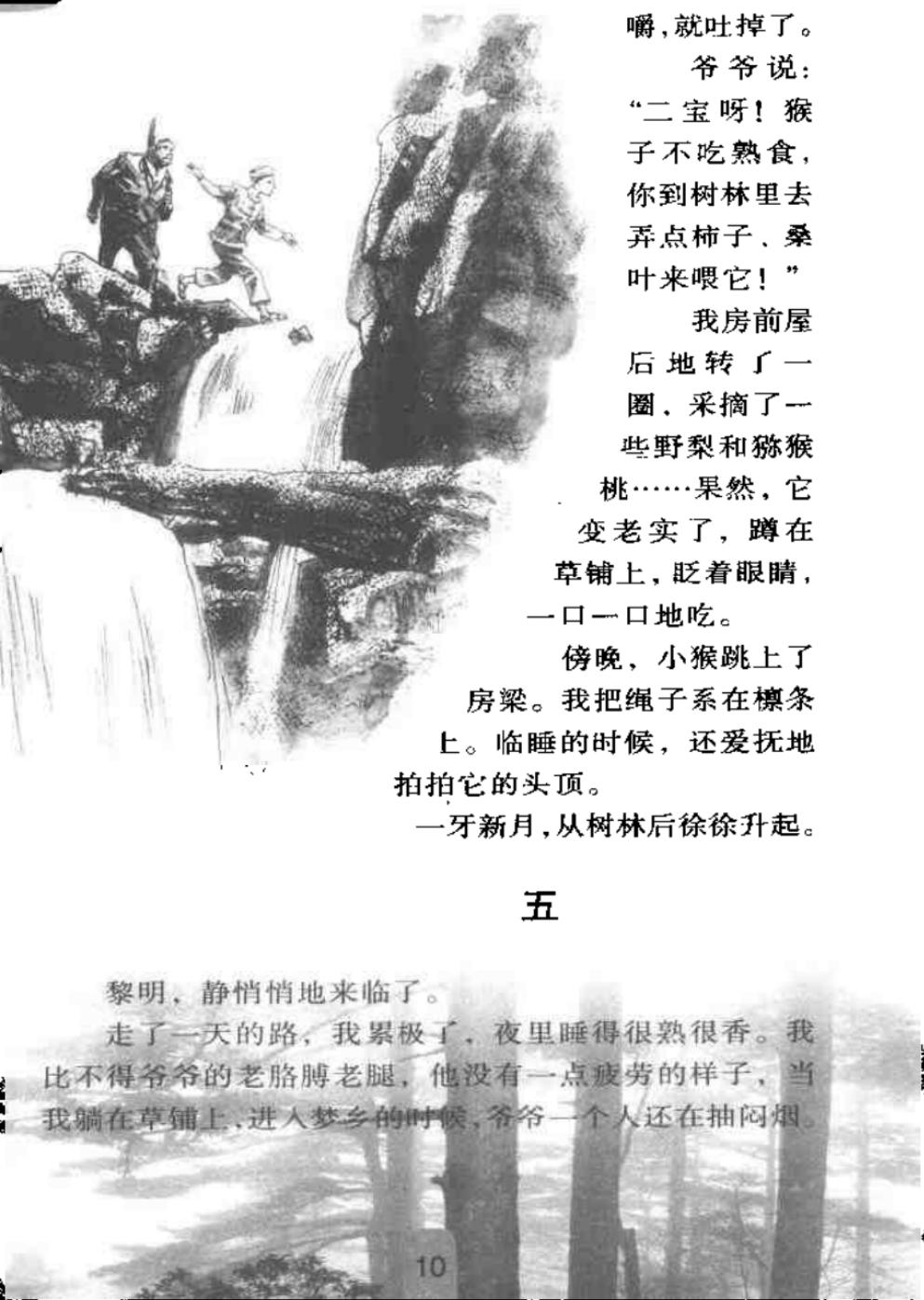
“嘿！真不错！”我放下背篓。

爷爷燃起一堆篝火，挂土水壶。我掏出一个馍馍掰碎，喂给小金丝猴吃。

“吱吱——”它不吃，放到嘴里嚼



锦鸡 又称金鸡，雉科鸟类。雄鸟有长长的尾羽，体羽大部分为金黄至金红色，上背浓绿，头部有羽冠。雌鸟黑褐色，杂有彩斑。常单独或成对栖息于多岩山地或矮竹林丛间。



嚼，就吐掉了。

爷爷说：

“二宝呀！猴子不吃熟食，你到树林里去弄点柿子、桑叶来喂它！”

我房前屋后地转了一圈，采摘了一些野梨和猕猴桃……果然，它变老实了，蹲在草铺上，眨着眼睛，一口一口地吃。

傍晚，小猴跳上了房梁。我把绳子系在檩条上。临睡的时候，还爱抚地拍拍它的头顶。

一牙新月，从树林后徐徐升起。

五

黎明，静悄悄地来临了。

走了一天的路，我累极了，夜里睡得很熟很香。我比不得爷爷的老胳膊老腿，他没有一点疲劳的样子，当我躺在草铺上，进入梦乡的时候，爷爷一个人还在抽闷烟。



“醒醒！二宝！”爷爷摇着我的肩头。

“啥事呀？”我嘟哝着。

“你听！屋顶上有响动！”爷爷神秘地用手指着棚顶。

真的，我听见了。“嚓——嚓——”，好像有人在拔草，接着，又好像有个沉重的东西摔在房顶上，发出“嗵”的一声响。小猴还蹲在梁上，用眼睛盯着屋顶，接着就欢叫了几声。

“吱吱——”

屋顶上的“嚓嚓”声更快了，我清楚地看见，窗子外边扬起了尘土和草屑。

“爷！有人拆房子！”我伸手抓起猎枪。

爷爷一把抓住我的手，摇了摇头，示意我别动。这时，“嘍”的一声，小猴头上的屋顶掀开了，伸进一只毛烘烘的大爪子。

“啊！母金丝猴！”我顿时明白了。

真奇怪，它根据什么找到山中的小窝棚，又准确地判断出小猴就藏在屋内呢？爷爷说是气味。

“哗啦！哗啦！”屋顶上的土直往下掉，洞口在不断扩大，大约有半袋烟工夫，洞口处就探进个猴脑袋来，它东张西望了一阵，就开始解绳子的结。

我突然意识到，母猴是要把小猴救走。我可不愿意，





我想养一只小猴子。我扑过去，想把小猴抱住。可惜，晚了一步，小猴抓住绳子，被母猴从洞口拉出去了。

我急忙推开房门，哎呀！一大群金丝猴，全蹲在门外的大树上，20多张猴脸盯着我。

“爷爷！快来看呀……”我喊着。

那只金毛大猴“咿咿”啼叫几声，率先扑向密林深处，群猴也跃身相随，转眼间，只见树枝摇曳，落叶纷纷。

母猴抱着小金丝猴，从窝棚上一纵身，也跟在猴群后边消失了。山野里只留下一片“沙沙”声。

“我说过母猴会把小猴抢走的！”

“我相信了！爷爷！”

虽然，小猴又回到太白山林中去了，但我觉得我很幸福，世界上有多少人能这样近，而又这样清楚地看见金丝猴群的活动呢！

太阳升起来了，我和爷爷又踏着山中的小路向前走去，但我总是不断回头，想再次发现猴群，可终成泡影。

柔和的阳光，罩在山林的上空。晨雾在阳光中慢慢散去。■





H · M · X

红猫熊

竹林沟闹豺狗子，爷爷早就想去打两只，裁条皮裤，送给屯头的张爷爷。张爷爷是爷爷的老朋友，是过去进山采药、打猎的伙伴，如今患了腿病，出不了屋啦！

竹林沟离深沟 4000 千米山路。整个夏天，爷爷就在做准备，等秋凉了好进山。

我的心里可长毛了，一心想跟爷爷进沟去，在近半年的时间里，我都小心翼翼地做事，尽量讨爷爷的喜爱。果然，爷爷要我作伴了。

我趁爷爷心情好，提出要约双喜哥同行，他也点了点头。可惜，双喜哥准备修房子，抽不出时间来。

“二宝！你先行一步，我的活一完就……”双喜哥说。

“你不骗人？”我问。

“骗人是小狗！”他说。

就这样，我和爷爷动身了。

只要爷爷走过的的地方，都有爷爷搭的窝棚。竹林沟



里也是一样，太阳刚偏西，我们就搭起炉灶烧水做饭了。

“爷爷！我不想吃了！”我脑袋晕乎乎的，四肢酸软。

爷爷连头也没抬：“那你就去睡吧！”

我一头扎在窝棚的草棚上，立刻睡着了。不知睡了多长时间，只听见“哐啷”一声响，我惊醒了。

“爷爷！你把锅弄翻了？”我问。

没有人回答。只听见窝棚外边，有“呼哧，呼哧”的喘息声，还伴随着“呱唧呱唧”的舐食声。

爷爷到哪里去了？我猫着腰，扒开门缝往外看，啊呀？吓死人了。一头红白分明的大猫熊，正坐在熄灭的篝火旁，双爪捧着铁锅舐食。

那是爷爷在路上打的一头野羊，剥了皮炖在锅里，留给我吃的，我没有吃，却把猫熊引来了。

听东邻的憨二叔说，猫熊是吃嫩竹和竹笋的，从未听说它吃肉汤哩！据我所知，猫熊都是黑白色的，还戴一副好看的黑墨镜，可这头猫熊竟然是……

夕阳照在猫熊身上，那红色不断地变换颜色，一会儿火红，一会儿又